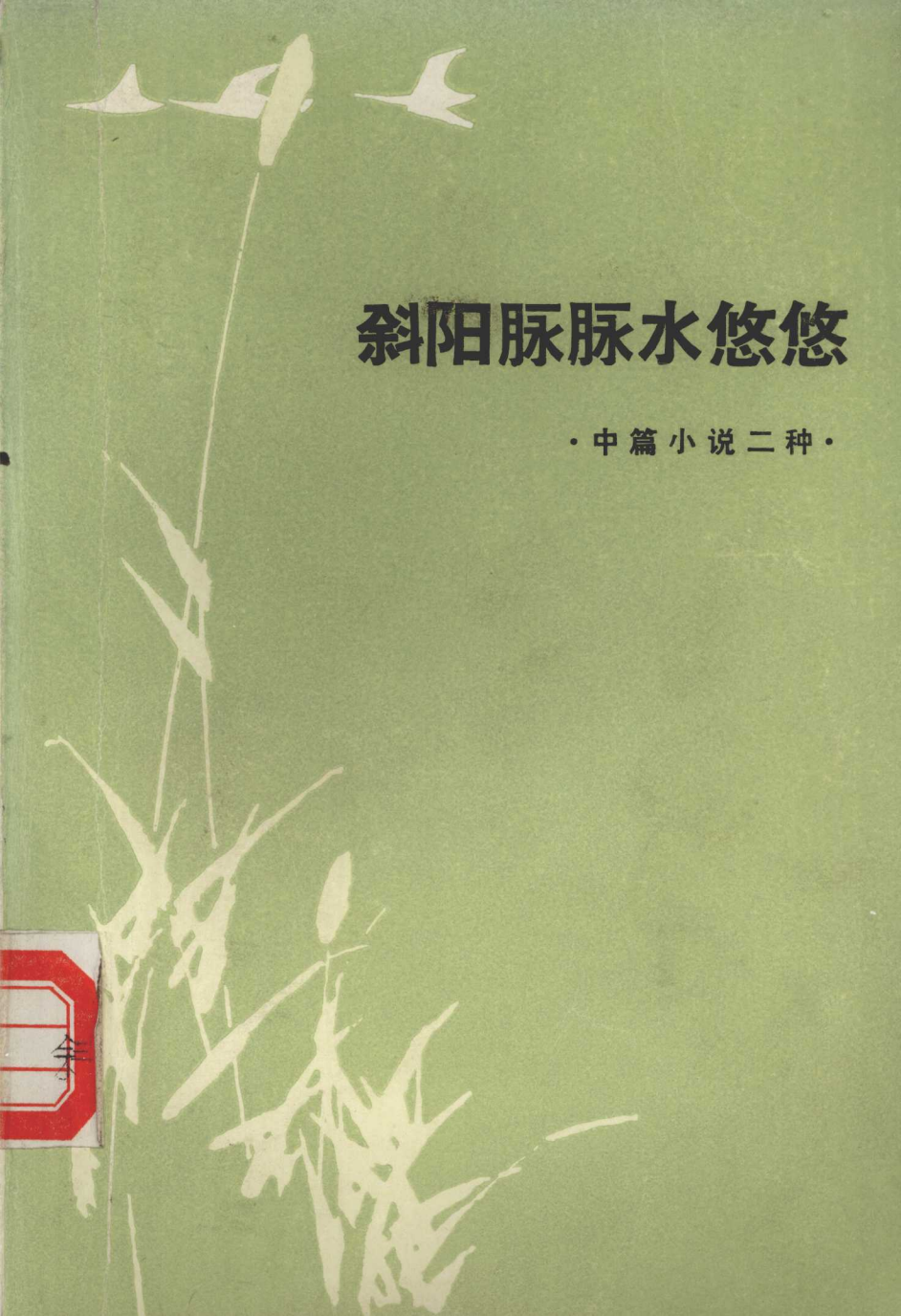




斜阳脉脉水悠悠

· 中篇小说二种 ·



I247.5
737

斜

I247.5
737

斜阳脉脉水悠悠

· 中篇小说二种 ·

花城出版社

斜阳脉脉水悠悠

本社编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西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汕头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25印张 210,000字

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54,800册

书号 10261·258 定价 0.89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收入《春在溪头荠菜花》、《斜阳脉脉水悠悠》两部反映当代青年生活的中篇小说。

《春在溪头荠菜花》，以洗炼的文字勾勒出谢纓、吴曦等青年人形象。他们一同下乡，年近三十才陆续回城，一个当售货员，一个是待业青年。他们平凡得象漫山遍野的小草，他们也愿意成为染绿祖国大地的春草一株。他们尽力为社会作出贡献，也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与尊重。作品围绕他俩还刻画了一组或奋进、或堕落、或高尚、或庸俗的青年群像，从一个侧面真切地反映了南方某对外开放大城市的八十年代社会风貌。可读性很强。

《斜阳脉脉水悠悠》则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乡姑泉妹与市委书记儿子凌波的恋爱故事。十年动乱期间，凌波父亲被打倒，他也成为“狗崽子”，被赶下乡。泉妹一家毫无顾虑地收留他，无微不至地关怀他。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中，凌波与泉妹建立了真挚的爱情，并结了婚。婚后不久，“四人帮”垮台，凌波父亲复职，他自己也进了艺术学院，遭到城市摩登女郎的热烈追求。这使凌波心旌摇动，也令泉妹痛苦万分。最后，在高尚的道德情操的教育下，在泉水一般纯洁的乡情的感召下，凌波幡然醒悟，追回泉妹。作品文笔优美，描情状景逼真生动，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目 录

春在溪头荠菜花	沈仁康 (1)
斜阳脉脉水悠悠	陈肖人 (149)

春在溪头荠菜花

沈 仁 康

三楼。门外安着一道苹果绿油漆的铁门。门上的锁黄亮黄亮，好象是进口货。

谢纓站在这陌生的门扉前好一会，才鼓足勇气敲门。她用中指关节在门上有礼貌地、轻轻地叩着。门开了一道缝，一位年轻的保姆露出半边脸来，用怀疑的口气问：

“你，找谁？”那审讯的目光，叫谢纓很不舒服。

“素君，我找李素君。”她把手提包从右手换到左手，想借助这个姿势，减少一点难堪和不安。

“噢！请进，请进！”一点喜悦的光亮在年轻保姆的眸子上闪过之后，门大开了，声音也随着热烈起来。

“素君来了没有？……要是她没来，我不进去了。”谢纓发窘地说。

“噢，请进来吧，坐一坐。”年轻保姆把她拖了进去。

谢纓被让进客厅，厅里没有人。李素君还没有来。素君这个人，说好这个时间等她的，她自己竟还没有到。保姆给她倒了一杯茶后，也不见了。她拘束地坐在单人沙发里，如

坐针毡。她心慌得额上冒汗，仿佛周围站满了看热闹的人，她眼睛都不敢抬一抬。听李素君介绍，这是局长的家。客厅里冷冷清清，过了好久，谢纓才抬起头来，打量这陌生的世界。气派是不相同：白色尼龙窗纱，猛兽图案，那么薄，那么轻，那么洁白，不知是在哪里买的？暗红色和灰绿色两套全包沙发，靠着客厅的东西墙壁；沙发的靠垫和坐垫车有花纹，给人豪华的感觉。日本三菱牌双门大冰箱，站在那里，与其说是实用品，不如说是装饰品，工艺是精良的，如今不少人追求客厅里有个日本冰箱，这是时髦。明光锃亮的餐柜上，放着十八寸的彩色电视机，又是日本货，日立牌。餐柜里放着瑰丽的饼干盒、糖果盒，还有各种名酒，象展销柜那样齐全。谢纓不喝酒，她把酒与烟列入“讨厌”行列，可是那些别致的装潢，吸引着她。屋角里的大花瓶里插着一枝大桃花，如果不是内部价格，起码得二十元。要她谢纓，每月工资四十七元，掏二十元买一株桃花，她是不干的。桃花上缠着红红绿绿的小灯泡，花瓶上画着“福禄寿”的彩画，俗气，难怪桃花奄奄一息了。她心痛起这株桃花来了，它有小孩的胳膊粗，在野地里起码长了三、四年。墙上挂着几幅山水花鸟画，吸引了谢纓的目光，可是当她认定这些不过是粗劣的摹仿品、附庸风雅之作后，兴趣就索然了……这客厅挺有气派，中西合璧，不过谢纓不喜欢。

坐了一阵，不见人来，她感到无聊和气闷。对，气闷，是窗子没有打开，不通风吧？天！怎么这么闷？！她坐了不到十分钟，仿佛坐了一年似的漫长。她有点后悔了，不该冒冒

失失到这个陌生地方来。

客厅是长形的，一头站着酸枝木框、尼龙布帘的屏风，屏风后面想必是吃饭的地方了。一声门响之后，屏风后面有脚步声，传来时而清晰时而含混的喳喳声。谢纓的神经一下又绷紧了，她辨出，其中一个是给她开门的年轻保姆，另一个粗哑声音，想必是这一家的女主人了。

“来了客人了……”

“谁？”一个很粗很权威的声音在发问。

“素君给大壖介绍的那个姑娘来了。人长得很漂亮，很和气。”看来，年轻的保姆对谢纓印象很好。

“素君没有来？她自己来的？”

“素君来过，找大壖去了。”

“大壖呢？”

“谁知道，刚才还在哼《月亮就是我的心》呢，一转眼不见了。他知道人家要来的呀，不在家里等着……”

“……你别埋怨大壖……听说她是和素君一起的，也是售货员。你看自己登门来了，这样的姑娘总想攀高枝儿，大壖先不见她也好，我还要好好问问呢……”很粗很权威的声音里，含有轻视、挑剔和不信任。

“……”沉默，暂时的沉默。

很粗、很权威、很轻视的声音，隐隐约约传到谢纓耳里，她的脸色由绯红而苍白，她觉得气闷得喘不过气来；她象被人堵在死胡同里一样，无地自容。她用双手掩住自己的脸。

声音从屏风后面移了出来：“嗨，来啦！”

谢纓吃了一惊，赶忙从沙发上站起来。

“坐，请坐！”粗而权威的声音略为和气了一点。谢纓感到对方的眼光，在她全身上下刀子一般刮着，这和气是刀刮以后的结果。

谢纓打量一下对方，面前站着的是纺锤形的胖女人，两头尖中间粗，过剩的脂肪都淤积在那里。五十多岁，眼光是犀利而权威的，看人时头颅后昂。衣著很考究，一身薄绒西装，烫得很妥帖。

很粗很权威的声音在问：“姓什么？”

“谢。”

“嗨，家里干什么的？……嗨，听素君说你也是售货员；当售货员也很好……为人民服务，奖金又高。什么工作不一样？！”

“是。”谢纓低着头，用力地揉着手提袋上的提手。她觉得对方的声音中缺少亲切和诚意，干巴而空洞。

“有些人总以为我们这样的家庭，吃得好，住得好，样样都好。其实他们哪里知道，大塘他爸爸治家可严了，领导干部嘛……”她的声音好象雪崩，从山颠上滚下来，自信而无所顾忌。

“嗨，你家里干什么的？……”很粗很权威的声音念念不忘地再次讯问。

谢纓忽然想起，她小时候乘凉的情景来。那时，奶奶还健在，她讲过自己年轻时的故事。奶奶当姑娘时，长着一双

大脚，相亲的时候，奶奶低着头，听周围在议论：“这一对金莲嘎，哈……”“大脚踢达，家里要发嘛……”奶奶周身淌汗，拚命地、可怜地把大脚板往身子底下缩。这是七、八十年前的事了，那时的妇女有双大脚板，是耻辱；正象七、八十年后的今天，伶仃小脚成了希奇古怪的东西一样。奶奶活到九十岁去世了。现在她的孙女儿，也在遭受这种议论，不过受非议的不是脚板的大小，而是职业的优劣和门第的高低。

她没有回答对方的问题，她好象什么也没有听见。……她忽然又记起自己小时候，大约是十一、二岁吧，看过一次话剧《中锋在黎明前死去》。她家境不好，看戏是罕有的享受，她至今想不透她的父亲，为什么突然阔绰起来，全家去看了一场戏。她总记得中锋站在高台上被拍卖，经纪人高声介绍着：“诸位，请看，这肌肉，多结实的肌肉；这牙齿，多好的牙齿……”她那时想笑，人象牲畜一样估价的吗？可是她没有笑出来，人的价值是什么呢？现在，她仿佛也站在这样的高台上，拍卖着自己的“爱情”……

“不，我是人。”她心里在说，她忽然生出一股勇气来，站起身来，冲到门口，开了门，象逃跑一样逃下了楼。

在她身后，传来年轻保姆的呼喊：“谢姑娘，谢姑娘，你……回来，回来！”

她头也没有回，一口气冲到街上。

这一带的街道很宽，快车道和慢车道之间，有蔚然可观的绿化林木。人行道更是在一人高的紫荆丛中穿过的，很幽

静。天空很蓝，紫荆花却开得一树大红、一树淡紫，散出淡淡的香味。这时，谢纓感到呼吸舒畅了，她离开了那些白色的尼龙窗帘、中西合璧的家具、“福禄寿”的花瓶、桃树枝上的红红绿绿小灯泡、那很粗很权威的嗓音……她感到一种解放了的轻松。

她悠悠地迈起步，又在心里责备着自己：“我怎么了？是不是二十八岁了，性急了，等不住了？妈妈的啰嗦和督促，李素君的好言好语，自己居然站上了中锋站过的那种台子，让人审查腿部肌肉是否发达、牙齿是否完美无缺、上下三代是否有过显宦……来换取爱情和幸福！那里有真正的爱情吗？有迷人的幸福吗？顶多是在寻找配偶。真正的感情、纯真的心灵在哪里？……”她想起那很粗很权威的声音和那咄咄逼人的目光，她心里还要打寒战：“今生今世就这么一回，谁也不让知道，就天知地知自己知道吧！自己也再不去回忆它，把它藏在心里的一个偏僻角落；想起刚才的一幕，自己会脸红的，一辈子会后悔的……”

她悠悠地走着，鞋跟有规则地敲着水泥地，心里却是纷乱的。想起来了，前几年还在农村当知青的时候，有一次生产队派她和吴曦去割牛草。那是一处叫落马湖的沼泽地，春天夏天水大，那里能有一人深水；秋天冬天水小，那里又成了烂泥潭。芦苇、茂草盘据着这个地方，一片碧绿碧绿的颜色。这里是割草人、捕鱼捉虾罩青蛙的人的好去处。吴曦望着连天草色，呆住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草，草叶子又肥又鲜。野草，野草，多好听的名字，鲁迅就用它做过

书名，可见他也很喜欢野草。”她说：“世间就数野草最普通，最平凡、最低贱了。”他说：“世间也数野草最顽强、最有生命力，哪里会没有野草？我想，单有桃花杏花，没有碧绿碧绿的草，还算春天吗？‘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过后，她总想到他朗诵过的宋朝辛弃疾的这两句词……

想着想着，有人在她肩上重重的拍了一下：“你怎么溜了？”

是李素君，热心的婚姻介绍人。李素君脸色很阴沉，一脸不高兴。

“你！”谢纓有点抱歉。

“回去，跟我回去！我把大壩找回来了，你又跑了！你们见见面嘛，见面谈谈，往后是合是散，看你们自己，我就不管了。”

“不！……”谢纓站停了。

“为什么？……父亲是局长，母亲是处级干部，多年的老革命，本人是响当当的外贸干部。这样的条件，打着手电筒也找不出多少家。你看他们住的四房二厅，质量多好，你要和大壩结了婚，不也搬进去住？！不就和你那四平方的黑屋子‘拜拜’了？！不是跟你讲得好好的嘛！走，跟我回去见见面呗！你长得水灵灵的，大壩眼界虽高，见了你也不怕他不动心。”李素君比谢纓大二、三岁，口齿伶俐，能说会道。她肥肥的鸭蛋脸上，两道细细的眉毛，随着她讲话，象两片柳叶一样在风里翻舞着。

“不，我是野草，蒲公英，野荠花，注定长在旷野上，进不了豪华的客厅的。”谢纓声音不高，但很坚决。

“什么草呀花的……二十八岁，还要‘野’什么？该收收心，找个归宿了。”

谢纓没有再理会素君，转身走开了。素君着急地跺脚。但素君穿的是一双进口的细跟鞋，后跟又高又细，跺不出多大的声音来。

“见鬼！”素君愤愤地说。

二

谢纓回到家里，感到精疲力尽。

妈妈满头白发，一根根象银丝一样。年纪老了，唯一使她牵肠牵肚的就是女儿的婚事。十八岁当知青，一去就耽擱了七、八年；当年没有去农村的、谢纓的同学们，如今子女都进幼儿园了。

妈妈第一句话就是：“这么快就回来？……”

“速战速决嘛！”谢纓自嘲地说，嘴角浮起尴尬的笑。

“这么顺利？！本来嘛，你不丑，非但不丑，我有时在街上走半天，也撞不上象你这样有模有样的姑娘。”妈妈很高兴，咧着嘴笑。

谢纓说：“那，全是你的功劳，要是个丑八怪就更麻烦了。”她扒在妈妈肩头上格格笑着，直到现在，她才把心头的不快，全部赶走了。

“这孩子，长大了，全不把心里话讲给妈妈听呀。喂，那个周大塘是什么模样？还中意吗？见着他父母没有？说了些什么话？……呃，你这孩子，心太实，没有和他一起到公园里走走，说说话？……你呀，没嘴的葫芦，逼你一句话可费劲了。”妈妈想知道实情。我们的生活，还没有进入到事事都录像的阶段，那是我们多少代以后的子孙的事。不过这样的关键事件，用语言“再现”一下，也是必要的嘛，做妈妈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的。

谢纓把咖啡色的、高弹外套一脱，没有说话。这件外套是她唯一的门面衣服。她的工资除了交给妈妈外，留下的零用钱全买了笔墨纸砚和颜色了，她业余的爱好是画画，她懂得把画面涂得明丽引人，却不会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这件咖啡色尼龙外套，还是妈妈买给她的。谢纓把袖子一卷说：“妈妈，我帮你做晚饭。”

“还早，不用你忙，你坐下来给妈妈说一说。”

“妈妈，你别问了。”

“你还挑什么？”可怜的妈妈，声音都哽住了，拉着围裙偷偷地抹眼睛。

她十七岁嫁过来，就住在这间又小又矮的房子里，当时这周围全是臭水坑，夏天的蚊蝇“嗡嗡”声，直碰脸。她一连生过三胎，全没有活到能叫她“妈妈”的时候，便离开了她。她是个中国式的、安于命运摆布的、一辈子不敢对人大声说话的妇女。解放后，这周围起了变化，臭水坑填平了，添了一大片和她这间小屋相似的建筑，她也生了谢纓——这个独生

女儿。她心眼里只有丈夫和女儿，她把自己的生命也付给了他们。丈夫是个管账的，算盘打得“劈劈啪啪”，黑灯瞎火也不会拨错一个珠子。无论是旧社会的老板的精明核查，还是新社会多次运动的查账，都没能找出他一个错。他佝偻着，老咳嗽，每件衣服都是两只袖子最先擦破。他沉默得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更不会和人争上一句半句。谢纓十八岁时，报了名要求下乡，迁户口时妈妈才知道，她要他找派出所说说：“不是说独生子女可以不走嘛，你问问去。”他只是不响，耷拉着头。她也只有“嚶嚶”地哭。几年前，她见到不少人退职，让子女回城顶替，催他去问问，他憋了半天才说：“问谁去啊？听凭安排吧！”她这回不依靠他了，自己退了职才让女儿回来了。这是一对安守本分的小民。古书上称为“蚁民”，不过还是用“小民”好，人总还是人嘛！

谢纓只听到妈妈轻轻叹息，再没有一句话了。

晚饭是在无声中进行的。吃完饭，谢纓钻进自己的小屋——四平方米、只有凳面大的一扇窗子的小屋，这是她的天地。这里只能放一张单人床、一张小书桌。她画画时必须把床先拆了，才有回旋的余地。墙上挂的贴的全是画，从报纸、画刊上剪下来的图画，还有她自己的作品。

谢纓六岁时，画了一幅红太阳底下，一位解放军战士策马前进的画，被选刊在六月一日的、省报的“儿童画刊”上。署名“谢纓”，括号里注明“女，六岁”。那太阳仿佛有热度，那奔驰的马腿很有力度，整幅画很有生气。从那时起，她与画结下了情谊，她离不开画画了。本来她也许可以考上美术